

青淵文庫

第 共

第

架 號 冊

抱朴子外篇

四

廣辟 應嘲 文行 詰鮑 重言

辭義 喻蔽 正郭 知止 自敘

循本 百家 彈禍 窮達

新銀葛稚川外篇卷之四

志菴盧舜治

評校

慎懋官

閱

廣譬卷第三十九

四十
同卷

志二

抱朴子曰立德踐言行全操清斯則富矣何必玉帛
之崇乎高尚其志不降不辱斯則貴矣何必青紫之
兼乎凡民不能識其度量庸夫不得揣其銓衡是則
高矣何必凌雲而蹈霓乎問者莫或測其淵流求者
未有覺其短乏是則深矣何必洞河而淪海乎四海
苟備雖室有懸磬之窶可以無羨乎鑄山而煮海矣

凡一作俗

身處鳥獸之羣可以不謁乎朱輪而華轂矣

抱朴子曰潛靈俟慶雲以騰竦棲鴻階勁風以凌虛素鱗須姬發而躍白雉待公旦而來姜老值西伯而投磻溪之綸韓英遭漢高乃騁撥亂之才

抱朴子曰澄精神於玄一者則形器可忘邈高節以外物者則富貴可遺故支離龔龔偉造化而怡顏北人箕叟棲嵩岫而得意焉

抱朴子曰粗理不可浹全能事不可畢兼故懸象明而可蔽山川滯而或移金玉剛而可柔堅永密而可

離公旦不能與伯氏跟絪於憑雲之峻仲尼不能與呂梁較伎於百仞之溪

抱朴子曰震雷不能細其音以協金石之和日月不能私其耀以就曲照之惠大川不能促其涯以適速濟之情五岳不能削其峻以副陟者之欲故廣車不能脅其轍以苟通於狹路高士不能樽其節以同塵於隘俗

抱朴子曰陰陽以廣陶濟物三光以普照著明嵩華以藏疾爲曠北溟以含垢稱大碩儒以與進弘道遠

抱朴子 卷之四
數以博愛容衆

抱朴子曰：靈龜之甲，不必爲戰；施鱗角鳳爪，不必爲鬪。設故雋生，不釋劍於平世；擊析不輟，備於思危。

抱朴子曰：南金不爲處幽而自輕，瑾瑜不以居深而止潔。忠道者不以否滯而改圖，守正者不以莫賞而苟合。

抱朴子曰：登玄圃者，悟丘阜之卑；浮溟海者，識池沼之褊。披九典，乃覺牆面之篤蔽；聞至道，乃知拘俗之多迷。

抱朴子曰：渾沌之原，無皎澄之流；毫釐之根，無連抱之枝。分寸之燼，無炎遠之熱；隙穴之中，無炳蔚之羣。鉤曲之形，無繩直之影；參差之上，無整齊之下。

抱朴子曰：不覩瓊琨之熠燿，則不覺瓦礫之可賤；不覩虎豹之文蔚，則不知犬羊之質漫。聆白雪之九成，然後悟巴人之極鄙；識儒雅之汪濊，乃可悲不學之固陋。

抱朴子曰：無當之玉盃，不如全用之埴埴；寸裂之錦韞，未若堅完之布帛。故夏姬之無禮，不如孤逐之皎。

乃可一作爾乃

抱朴子 卷之四
潔富貴之多罪不如貧賤之履道

抱朴子曰猛獸不奮搏於度外鷹鷂不揮翮以妄擊
若廟算既內不揆德進取又外不量力猶輕羽之投
洪鑪飛雪之委沸鑊朝菌之試干將羔犢之犯䟽虎
也

抱朴子曰三辰蔽於天則清景暗於地根荄蹶於此
則柯條瘁於彼道失於近則禍及於遠政繆於上而
民困於下

抱朴子曰務於遠者或失於近治於外者或患生乎

內覆頭者不必能令足不濡蔽腹者不必能令背不
傷故秦始皇築城遏胡而禍發幃幄漢武懸旌萬里而
變起蕭牆

抱朴子曰人才無定珍器用無常道進趨者以適世
爲奇役御者以合時爲妙故立冰結則五明捐隆暑
熾則裘鑪退高鳥聚則良弓發狡兔多則盧鵲走干
戈興則武夫奮韶夏作則文儒起

抱朴子曰激修流揚朝宗者不可以背五城而跨積
石舒翠葉吐丹葩者不可以舍洪芰而去繁柯敗源

失本勘不枯訖叛聖違經理不弘濟

抱朴子曰四瀆辯源五河分流赴卑注海殊塗同歸色不均而皆艷音不同而咸悲香非一而並芳味不等而悉美

抱朴子曰物貴濟事而飾爲其末化俗以德而言非其本故縣布可以禦寒不必貂狐淳素可以匠物不在文辯

抱朴子曰衝飈謐氣則轉蓬山峙修綱旣舒則萬目齊理故未有上好謙而下慢主賤寶而俗貧

抱朴子曰事有緣微而成著物有治近而致遠故修步武之池而引沉鱗於江海豐朝陽之林而延靈禽於丹穴設象於槃盂而翠虬降於玄霄委灰於尺水而望舒變於太極是以晉文回輪於勇虫而壯士雪赴句踐曲躬於怒鼉而我卒輕死九九顯而扣角之俊至枯骨掩而三分之仁治

抱朴子曰膏壤在芟而枯葉含榮率俗以身則不言而化故有唐以鹿裘臻太平齊桓以捐紫止奢競章華構而豐屋之過成露臺輟而立默之風行

抱朴子曰聰者料興亡於遺音之響絕明者覲機理於立微之未形故越人見齊桓不振之徵於未覺之疾箕子識殷人鹿臺之禍於象箸之初

抱朴子曰二儀不能廢春秋以成歲明主不能舍刑德以致治故誅貴所以立威賞賤所以勸善罰上達則姦萌破而非懦弱所能用也惠下逮則遠人懷而非儉吝所能辯也

抱朴子曰浮滄海者必精占於風氣故保利涉之福善莅政者必戰戰於得失故享惟永之慶故闇君之

所輕蓋明主之所重也亡國之所棄則治世之所行也

抱朴子曰毫釐蹉於機則尋常違於的與奪失於此則善否亂於彼邪正混侔則葵倫攸斁功過不料則廢績以崩故明君賞猶春雨而無霖淫之失罰擬秋霜而無詭時之嚴

抱朴子曰明銓衡者所重不可得誣也仗法度者所愛不可得私也故得人者先得之於已者也失人者先失之於已者也未有得已而失人失已而得人者

也

抱朴子曰明主躬操威恩不假人以利器暗主倒執干戈雖曰尊而勢去故制慶賞而得衆者田常所以奪齊也擅威福而專朝者王莽所以篡漢也

抱朴子曰常制不可以待變化一塗不可以應無方刻船不可以索遺劒膠柱不可以諧清音故翠蓋不設於晴朗朱輪不施於涉川味淡則加之以鹽沸溢則增水而滅火

抱朴子曰丹書鐵券刺牲歃血不能救違約之弊則

難以結繩檢矣五刑九伐赤族之盛不足以止覬覦之姦則不可以舞干化矣是以書有世重之文易有隨時之宜

抱朴子曰人有識真之明者不可欺以僞也有揣深之智者不可誑以淺也不然以虺蛇爲應龍狐鴟爲麟鳳矣

抱朴子曰世有雷同之譽而未必賢也俗有譴譁之毀而未必惡也是以迎而許之者未若鑒其事而試其用逆而距之者未若聽其言而課其實則佞媚不

以虛談進良能不以孤弱退駑蹇輟望於大輅戎虬
錫鑣而電騁則功胡大而不可建道胡遠而不可到
抱朴子曰潛朽之木不能當傾山之風舍隙之崖難
以值滔天之濤故七百之祚三十之世非徒牧野之
功倒戈之敗鹿臺之禍不始甲子之朝其疆久矣其
亡尚矣

抱朴子曰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
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歎息於韓非之書而
想其爲人漢武慷慨於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既

得之終不能拔或納讒而誅之或放乎散職蓋葉公
之好僞形見真龍而失色也

抱朴子曰摩尼不宵朗則無別於磧礫化鯢不凌霄
則靡殊於桃虫綿駒吞聲則與暗人爲羣逸才沉抑
則與凡庸爲伍故鱗鰕褻絳虬於淵滂駑蹇驢駃駭
於垌野者不識彼物靜與之同動與之異

抱朴子曰棄金璧於塗路則行人止足委錦紈於泥
滓則見者驚咄若夫放高世之士於庸鹵之伍捐經
國之器於困滯之地而談者不訟其屈達者不拯其

窮或貴其文而息其身或用其策而忘其功斯之爲病由來久矣

抱朴子曰開源不億仞則無懷山之流崇峻不凌霄則無彌天之雲財不豐則其惠也不博才不遠則其辭也不贍故覩有盈丈之牙則知其不出徑寸之口見有百尋之枝則知其不附毫末之木

抱朴子曰靈鳳所以晨起丹穴夕萃軒丘日未移晷周章九陔凌風蹈雲不躒不閔者以其六翮之輕勁也夫良才大智亦有國之六翮也

抱朴子曰淇衛忘歸不能無絃而遠激振塵之音不能無器而興哀超俗拔萃之德不得立功於未至之時

抱朴子曰朱綠之藻不秀於枯柯傾山之流不發乎涸源熠燿之宵焰不能使萬品呈形志盡勢利不能使芳風邈世

抱朴子曰重淵不洞地則不能含螭龍吐吞丹峻山不極天則不能韜琳琅播雲雨立德不絕俗則不能收美聲著厚實執志不絕羣則不能臻成功銘弘勲

而凡夫朝爲蜩翼之善夕望丘陵之益猶立植黍稷坐索於豐收也

抱朴子曰行無邈俗之標而索高士之稱體無道藝之本而營朋黨之末欲以收清貴於當世播德音於將來猶褰裳以越滄海企佇而躍九玄

抱朴子曰泥龍雖藻繪炳蔚而不堪慶雲之招獠禽雖雕琢玄黃而不任凌風之舉芻狗雖飾以金翠而不能躡景以顛逸近才雖豐其寵祿而不能令天清而地平

抱朴子曰毒粥旣陳則旁有爛腸之鼠明燎宵舉則下有聚死之虫芻豢之豐則鼎俎承乏才小任大則泣血漣如桑霍爲戒厚矣范䟽之鑒明矣

抱朴子曰滄海揚萬里之濤不能歛山峯之塵驚風摧千仞之木不能拔弱草之芽猛虎馮闕不能威蚊蚋冠世之才不能合流俗

抱朴子曰堅志者功名之主也不惰者衆善之師也登山不以艱險而止則必臻乎峻嶺矣清苦不以窮否而怨則必永其令問矣

抱朴子曰和鵠雖不長生而針石不可謂非濟命之器也儒者雖多貧賤而墳典不可謂非進德之具也播種有不收者矣而稼穡不可廢仁義有遇禍者矣而行業不可惰

抱朴子曰重載不止所以沉我舟也昧進忘退所以危我身也身聚蝸攻本雖權安然必傾之徵也

抱朴子曰玄雲爲龍興非虺蜺所能招也颶風爲虎發非狐貉之能致也是以大人受命則逸倫之士集玉帛幽求則丘園之俊起

音一作奇

乍

抱朴子曰金以剛折水以柔全山以高移谷以卑安是以執雌節者無爭雄之禍多尚人者有召怨之患抱朴子曰淮陰隱勇於跨下不損其龍躍而虎視也應侯韜音於溺簣不妨其鸞翔而鳳起也或南面稱孤或宰總台鼎故一抑一揚者輕鴻所以凌虛也年屈乍伸者良才所以俟時也

抱朴子曰焦煥之卑棲不肯爲銜鼠之戾天玄蟬之潔饑不願爲蜣螂之穢飽是以禦寇不納鄭陽之惠曾參不美晉楚之寶

抱朴子曰微颺不能揚大海之波毫芒不能動萬鈞之鍾是以漆園思惠有捐金之歎伯氏哀期有勦絃之憤短唱不足以致弘麗之和勢利不足以移淡泊之心

抱朴子曰熊羆不校捷於狐狸金鶚不競擊於小鷄是以張耳掩壯於抱關朱亥竄勇於鼓刀

抱朴子曰懸魚惑於芳餌檻虎死於籠狐不可以釣緝致者必虬螭也不可以機穽誘者必麟虞也

抱朴子曰夫雲翔者不知泥居之滯處貴者眇恕羣

上於一作以

下之勞然根朽者尋木不能保其千里之茂也民怨者堯舜不能恃其長世之慶也

抱朴子曰凡木結根於靈山而匠石爲之寢斤斧小鮮寓身於龍池而漁父爲之息網罟蚊集鷹首則屬繇不敢啄鼠住虎側則狸犬不敢議

抱朴子曰靈蔡默然而吉凶昭哲於無形春蛙長譁而醜音見患於聒耳故聲希者響必巨辭寡者信必

著

抱朴子曰箕踞之俗惡旋盤之容被髮之域憎章甫

之飾故忠正者見排於讒勝之世雅人不容乎惡直之俗

抱朴子曰升水不能救八藪之燔熱撮壤不能遏砥柱之沸騰寸刃不能刊長洲之林獨是不能止朋黨之非

抱朴子曰千羊不能扞獨虎萬雀不能抵一鷹庭燎攢舉不及羲和之末景百鼓並伐未若雷霆之餘聲是以庸夫盈朝不能使焚倫攸叙英俊孤任足以令庶事根長

抱朴子曰非分之達猶林卉之冬華也守道之窮猶竹栢之履霜也故識否泰於獨見者雖刳以鋒銳猶不失正而改塗焉安肯諂笑以偶俗乎體方貞以居直者雖誘以封國猶不違情以趨時焉安肯躡徑以取容乎

抱朴子曰震雷輶轡而不能致音乎聾聵之耳重光麗天而不能曲景於幽岫之中凝水慘慄而不能涸欸冬之華朱飈鑠石而不能靡蕭丘之木故至德有所不能移也

抱朴子曰：曠弩危機，嚴鏃銜弦，至可忌也。而勇雉觸之而不猜，闇政亂邦，惡直妬能，甚難測也。而貪人競之而不避，故飛鋒暴集，而不覺禍敗奄及，而不振。是以愚夫之所悅，乃達者之所悲也。凡才之所趨，乃大智之所去也。

抱朴子曰：風不輟則扇不用，日不入則燭不明。華不墮則實不結，岸不虧則谷不盈。九有父安，則韓白之功不著。長君繼軌，則伊霍之勲不成。故病困乃重良醫，世亂而貴忠貞。

抱朴子曰：好榮故樂譽之欲多，畏辱則憎毀之情急。若夫通精元一，合契造化，混盈虛以同條，齊得失於一指者，愛惡未始有所繫。窮通不足以滑和。

抱朴子曰：與奪不汨其神者，至粹者也。利害不雜其和者，極醇者也。浩浩乎非瓢解所校矣，茫茫乎非跬步所尋矣。聲希所以爲大音，和寡所以崇我貴。玄黃遼邈而不與其曠，死生大矣而不以改其守。常分細碎，將胡恤焉。

抱朴子曰：林繁則匠入矣，珠美則蚌裂矣。石含金者

焚鑠草任藥者剪掘刀利則先缺絃哀則速絕用以適已真人之寶也才合世求有伎之災也

抱朴子曰准的陳則流鏑赴焉美名起則謗譏攻焉瑰貨多藏則不招怨而怨至矣器盈志驕則不召禍而禍來矣

抱朴子曰連城之寶非貧寒所能市也高世之器非淺俗所能識也然盈尺之珍不以莫知而暗其質逸倫之士不以否塞而薄其節樂天任命何怨何尤

抱朴子曰大鵬無戒旦之用巨象無馳逐之才故蔣琬敗績於百里而爲三台之標陳平困瘁於治家而懷六奇之畧

抱朴子曰明闇者才也自然而不可飾焉窮達者時也有會而不可力焉呂尚非早蔽而晚智然振素而僅遇韓信非初怯而末勇然危困而後達

抱朴子曰奔驥不能及既往之失千金不能救斯言之玷故博施者未若防其微勤求者不如寡其辭抱朴子曰烈士之愛國也如家奉君也如親則不忠之事不爲其罪矣仁人之視人也如已待疏也猶密

焚鑠草任藥者剪掘刀利則先缺絃哀則速絕用以適已真人之寶也才合世求有伎之災也

抱朴子曰准的陳則流鏑赴焉美名起則謗譏攻焉瑰貨多藏則不招怨而怨至矣器盈志驕則不召禍而禍來矣

抱朴子曰連城之寶非貧寒所能市也高世之器非淺俗所能識也然盈尺之珍不以莫知而暗其質逸倫之士不以否塞而薄其節樂天任命何怨何尤

抱朴子曰大鵬無戒旦之用巨象無馳逐之才故蔣琬敗績於百里而爲三台之標陳平困瘁於治家而懷六奇之畧

抱朴子曰明闇者才也自然而不可飾焉窮達者時也有會而不可力焉呂尚非早蔽而晚智然振素而僅遇韓信非初怯而末勇然危困而後達

抱朴子曰奔驥不能及既往之失千金不能救斯言之玷故博施者未若防其微勤求者不如寡其辭抱朴子曰烈士之愛國也如家奉君也如親則不忠之事不爲其罪矣仁人之視人也如已待疏也猶密

類一作頽

則不怨之怨不爲其責矣
抱朴子曰立永未結白雪不積則青松之茂不顯俗
化不弊風教不頽則皎潔之操不別到危國而沉賤
故莊萊抗遺榮之高居亂邦而饑寒故曾列播忘富
之稱

抱朴子曰天居高而鑒卑故其網雖疎而不漏神聰
明而正直故其道賞真而罰僞是以惠和暢於九區
則七耀得於玄昊殘害著於品物則二氣謬於四八
抱朴子曰天秩有罔極之尊人爵無違德之貴故仲

忘謫弥一作罪弥
深
一无故字

尼雖匹夫而饗祀於百代辛癸爲帝王而僕豎不願
以見比商老身愈賤而名愈貴幽厲位彌著而惡謗彌
故王之生不及柳惠之墓秦王之宮未若康成之閭
抱朴子曰影響不能無形聲以著餘慶不可以無德
而招故唐堯爲政七十餘載然後景星摘耀羊公積
行黃髮不倦而乃墜金甬集塗遠者其至必遲施後
者其報常晚

抱朴子曰理盡者不可責有餘一至者不可求兼濟
故洪濤之末不能蕩浮萍衝風之後不能颺輕塵勁

弩之餘力不能洞霧縠西頽之落暉不能照山東
抱朴子曰懸象雖薄蝕不可以比螢燭之貞耀黃河
雖混渾不可以方沼沚之清澄山雖崩猶峻於丘垤
虎雖瘠猶猛於豺狼

抱朴子曰神農不九疾則四經之道不垂大禹不胼
胝則玄珪之慶不集故人憂爲厚樂之本暫勞爲永
逸之始

抱朴子曰金鉤桂餌雖珍而不能制九淵之沉麟顯寵
豐祿雖貴而不能致無欲之幽人故呂梁有鴻立之

夫河湄繁伐檀之民玉帛徒集於子陵之巷蒲輪虛
反於徐生之門

抱朴子曰觀聽殊好愛憎難同飛鳥覩西施而驚逝
魚鰲聞九韶而深沉故衮藻之燦煥不能悅裸鄉之
目采菱之情音不能快楚隸之耳古公之仁不能喻
欲地之狄端木之辯不能釋繫馬之庸

抱朴子曰般旋之儀見憎於裸跽之鄉繩墨之匠獲
忌於曲木之肆貪婪饗養者疾素絲之皎潔比周實
繁者讐高操之孤立猶賈豎之惡同利醜女之害國

色

抱朴子曰：君子之升騰也，則推賢而散祿，庸人之得志也，則矜貴而忽士。施惠隆於佞幸，用才出乎小惠，不與智者共其安，而望有危而見救，不與奇士同其歡，而欲有戚而見恤，猶災火張天，方請雨於名山，洪水凌空，方伐舟於東閩，不亦晚乎？

方一作而

辭義卷第四十

磨

或曰：乾坤方圓，非規矩之功；三辰摘景，非瑩墓之力；春華燦煥，非漸染之采；蒞蕙芬馥，非容氣所假。知夫

貴一作責

至真貴乎天然也。義以罕覲爲異，辭以不常爲美，而歷觀古今屬文之家，尠能挺逸麗於毫端，多斟酌於前言何也？

一以字

抱朴子曰：清音貴於雅韻，克諧著作珍乎判微析理，故八音形器異而鍾律同，黼黻文物殊而五色均，徒以澁有主賓，妍蚩有步驟，是則總章無常曲，大庖無定味。夫梓豫山積，非班匠不能成機巧；衆書無限，非英才不能收膏腴。何必尋木千章，乃構大廈；鬼神之言，乃著篇章乎？

章一作里

抱朴子曰夫才有清濁思有修短雖並屬文參差萬品或浩瀼而不淵潭或得事情而辭鈍違物理而言功蓋偏長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闇於自料強於兼之違才易務故不免嗤也

抱朴子曰五味舛而金甘衆色乖而皆麗近人之情愛同憎異貴乎合已賤於殊途夫文章之體尤難詳賞苟以入耳爲佳適心爲快尠知忘味之九成雅頌之風流也所謂考鹽梅之醎酸不知大羹之不致明飄飄之細巧蔽於沉深之弘邃也其英異宏逸者則

迅

網羅乎玄黃之表其拘束齷齪者則羈紲於籠罩之內振翅有利鈍則翔集有高卑騁迹有遲迅則進趨有遠近駑銳不可膠柱調也文貴豐贍何必稱善如一口乎不能拯風俗之流遯世塗之凌夷通疑者之路賑貧者之乏何異春華不爲肴糧之用菹蕙不救冰寒之急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有損而賤也

抱朴子曰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譬煩言冗申誠廣喻欲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

乎妍而無據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體迥弱也繁華瑋曄則並七曜以曜高麗沉微淪妙則儕玄淵之無測人事靡細而不浹王道無微而不備故能身賤而言貴千載彌彰焉

循本卷第四十一

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同卷

志三

抱朴子曰玄寂虛靜者神明之本也陰陽柔剛者二儀之本也巍峩巖岫者山嶽之本也德行文學者君子之本也莫或無本而能立焉是以欲致其高必豐其基欲茂其末必深其根鄉黨之友不治而勤遠方

之求涖官之稱不著而索不次之顯是以雖佻虛譽猶狂華干霜以寒曜不崇朝而零瘁矣雖竊大寶於不料冒惟塵以負乘猶鮮介附騰波以高凌顧眄已枯株於危陸矣聖賢孜孜勉之若彼淺近蹻蹻忽之如此積習則忘鮑肆之臭裸鄉不覺呈形之醜自非遁世而無悶齊物於通塞者安能棄近易而尋迂濶哉將救斯弊其術無他徒擢民於巖岫任才而不計也

應嘲卷第四十二

抱朴子曰客嘲余云先生載營抱一韜景靈淵背俗獨往邈爾蕭然計決而猶豫不棲於心術分定而世累無係於育間伯陽以道德爲首莊周以逍遙冠篇用能標峻格於九霄宣芳烈於罔極今先生高尚勿用身不服事而著君道臣節之書不交於世而作譏俗救生之論甚愛軒毛而綴用兵戰守之法不營進趨而有審舉窮達之篇蒙竊惑焉

抱朴子曰君臣之大次於天地思樂有道出處一情隱顯任時言亦何繫大人君子與事變通老子無爲

者也鬼谷終隱者也而著其書咸論世務何必身居其位然後乃言其事乎夫器非瓊瑤楚和不泣質非潛虬風雲不集餘才短德薄幹不適治出處同歸行止一致豈必達官乃可議政事居否則不可論治亂乎常恨莊生言行自伐桎梏世業身居漆園而多誕談好畫鬼魅憎圖狗馬狹細忠貞貶毀仁義可謂彫虎畫龍難以徵風雲空板億萬不能救無錢孺子之馬不免於腳絆上梓之盈案無益於腹虛也或人又曰然吾子所著彈斷風俗言苦辭直吾恐適足取憎

馬上一有竹
上一作土

在位招擯於時非所以揚聲發譽見貴之道也

抱朴子曰夫制器者珍於周急而不以采飾外形爲善立言者貴於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譽爲高若徒阿順諂諛虛美隱惡豈所匡失弼違醒迷補過者乎慮寡和而廢白雪之音嫌難售而賤連城之價餘無取焉非不能屬華豔以取悅非不知抗直言之多吝然不忍違情曲筆錯濫真僞欲令心口相契顧不愧景冀知音之在後也否泰有命通塞聽天何必畫行言用榮及當年乎夫君子之開口動筆必戒悟蔽式整

書

美一作羨

雷同之傾邪磋礫流遁之閭穢而著書者徒飾弄華藻張磔迂濶屬難驗無益之辭治靡麗虛言之美有似堅白厲修之書公孫刑名之論雖曠籠天地之外微入無間之內立解連環離同合異鳥影不動雞卵有足大可爲羊大龜長蛇之言適足示巧表奇以誑俗何異乎畫版倉以救饑仰天漢以解渴說崑山之多玉不能賑原憲之貧觀藥藏之簿領不能治危急之疾墨子刻木雞以厲天不如三寸之車鐸管青鑄騏驥於金象不如駕馬之周用言高秋天而不可施

者丘不與易也

喻蔽卷第四十三

抱朴子曰余雅謂王仲任作論衡八十餘篇爲冠倫
大才有同門魯生難余曰夫瓊瑤以寡爲奇磧礫以
多爲賤故庖犧卦不盈十而彌綸二儀老氏言不滿
萬而道德備舉王充著書兼箱累麥而乍出乍入或
儒或墨屬詞比義又不盡美所謂陂原之蒿莠未若
步武之黍稷也

抱朴子答曰且夫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賢徒見述

涵

作之品未聞多少之限也吾子所謂竄巢穴之沈昧
不知八紘之無外守燈燭之霄曜不識三光之燒朗
遊潢洿之淺狹未覺南溟之浩汗滯丘垤之位卑不
悟嵩岱之峻極也兩儀所以稱大者以其涵括八荒
緬邈無表也山海所以爲富者以其包籠曠濶含受
雜錯也若如雅論貴少賤多則穹隆無取乎宏燾而
旁泊不貴於厚載也夫尺水之中無吞舟之鱗寸枝
之上無垂天之翼蟻垤之巔無扶桑之林潢潦之源
無襄陵之流巨鰲首冠瀛洲飛波凌乎方丈洪桃盤

於度陵建木竦於都廣沉鯢橫於天池雲鵬戾乎玄
象且夫雷霆之駭不能細其響黃河之激不能局其
流騏驎追風不能近其迹鴻鵠奮翅不能卑其飛雲
厚者雨必猛弓勁者箭必遠王生學博才大又安省
乎吾子云玉以少貴石以多賤夫玄圃之下荆華之
巔九之澤折方之淵琳琅積而成山夜光煥而灼
天顧不善也又引庖犧氏著作不多若夫周公既繇
大易而加之以禮樂仲尼作春秋而重之以十篇過
於庖犧多於老氏皆當貶也言少則至理不備辭寡

九下缺一有負
字

功一作治

曠一作贖

穢下一有物字

卽庶事不暢是以必須篇累卷積而綱領舉也羲和
昇光以啟旦望舒曜景以灼夜五材並生而異用百
藥雜秀而殊功四時會而歲功成五色聚而錦繡麗
八音諧而簫韶美群言合而道藝辨積猗頓之財而
用之甚少是何異於原憲也懷無銓之量而著述約
陋亦何別於瑣碌也音爲知者珍書爲識者傳瞽曠
之調鍾未必求解於同世格言高文豈患莫賞而減
之哉且夫江海之穢不可勝計而不損其深也五嶽
之曲木不可訾量而無虧其峻也夏后之璜雖有分

毫之瑕、暉曜符彩、足相補也。數千萬言、雖有不艷之辭、事義高遠、足相掩也。故曰：四瀆之濁、不方釜水之清；巨象之瘦、不同羔羊之肥矣。子又譏之、乍入乍出、或儒或墨、夫發口爲言、著紙爲書、書者所以代言、言者所以書事、若用筆不宜雜載、是論議當常守一物。昔諸侯訪政、弟子問仁、仲尼答之、人人異辭、蓋因事託規、隨時所急、譬猶治病之方千百、而針灸之處無常、却寒以溫、除熱以冷、期於救死存身而已。豈可詣者逐一道、如齊楚而不改路乎？陶朱白圭之財不一

物者豐也、雲夢孟諸所生萬殊者曠也。故淮南鴻烈始於原道、傲貞而亦有兵畧主術、莊周之書以死生爲一、亦有畏犧慕龜、請粟救饑、若以所言不純而棄其文、是治珠翳而剝眼、療溼痺而刖足、患蕘莠而刈穀、憎枯枝而伐樹也。

百家卷第四十四

抱朴子曰：百家之言、雖不皆清翰、銳藻弘麗、汪濊然悉才士所寄心、一夫所澄思也。正經爲道義之淵海、子書爲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俯

術

而方之則林薄之裨嵩岳而學者專守一業游井忽海遂踳躓於泥濘之中而沉滯乎不移之困子書披引立曠眇邈泓窈總不測之源揚無遺之流變化不繫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淪於違正之邪徑風格高嚴重仞難盡是偏嗜酸醅甜者莫能賞其味也用思有限者不得辯其神也先民歎息於才難故百世爲隨踵不以璞不生板桐之嶺而捐曜夜之寶不以書不出周孔之門而廢助教之言猶彼操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譬若鍼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狹見之徒區區執一去博亂精思而不識合鎗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千可以致數於億兆惑詩賦瑣碎之文而忽子論深美之言真僞顛倒玉石混淆同廣樂於桑間均龍章於素質可悲可慨豈一條哉

文行卷第四十五

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譏矣抱朴子答曰筌可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廢而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迹韻

未上一有通字

畧之廣逼屬辭比義之妍媸源流至到之修短韞籍
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遼
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燿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
銚不足以譬其銳鈍鴻羽積金不足以方其輕重而
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槩以一例斯伯氏所以永思
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夫斲削者比肩而班狄
擅絕手之名援琴者至多而夔襄專清聲之稱廐馬
千駟而騏驎有邈群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
之色者蓋遠過衆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

下不一作未大二
字

汗

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也八卦生乎鷹隼之飛六
甲出於靈龜之負文之所在雖貴本不必便疏不必
皆薄譬錦繡之因素地球王之託蟬石雲雨生於膚
寸江河始於咫尺理誠若茲則雅論病矣又曰應龍
徐舉顧盼而凌雲汗血緩步呼吸而千里故螻蟻怪
其無階而高致駑蹇驚過已之不漸也若夫馳驟詩
論之中周旋一經之內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
涯始自髫鬣詣于振素不能得也又世俗率貴古昔
而賤當今敬所聞而黷所見同時雖有追風絕景之

駿猶謂不及伯樂之所御也。雖有宵朗兼城之璞，猶謂不及楚和所之泣也。雖有斷馬指雕之劍，猶謂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生枯起朽之藥，猶謂不及和鵠之所合也。雖有冠羣獨行之士，猶謂不及於古人也。

正郭卷第四十六

四十七
同卷

志四

抱朴子曰：嵇生以爲太原郭林宗，竟不恭三公之命，學無不涉，名重於往代。加之以知人，知人則哲，蓋亞聖之器也。及在衰世，悽悽惶惶，席不暇溫，志在乎匡亂行道，與仲尼相似。余答曰：夫智與不智，在於一言。

涉一作步

樞機之玷，亂乎白圭。愚謂亞聖之評，未易以輕有許也。夫所謂亞聖者，必具體而微，命世絕倫，與彼周孔其間無所復容之謂也。若人者，亦何足登斯格哉！林宗拔萃翹時，鑒識朗徹，方之常人所議固多。引之上及實復未足也。此人有機辯風姿，又巧自抗遇而善用，且好事者爲之羽翼，延其聲譽於四方，故能挾之見推慕於亂世，而爲過聽。不覈實者所推策及其片言所褒，則重於千金。遊涉所經，則賢愚波蕩，謂龍鳳之集，奇瑞之出也。吐聲則餘音見法，移足則遺迹見。

擬可謂善擊建鼓而當揭日月者耳非真隱也蓋欲立朝則世以大亂欲潛伏則悶而不堪或躍則畏禍害確爾則非所安倉遑不定載肥載臞而世人逐其華而莫研其實翫其形而不統其神故遭雨巾壞猶復見侮不覺其短皆是類也俗民追聲一至於此故其雖有缺隙莫之敢指也夫林宗學涉知人非無分也然而未能避過實之明而闇於自料也或勸之以出仕進者林宗對曰吾晝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運在明夷之爻值勿用之位蓋盤

桓潛居之時非在天利見之會也雖在原陸猶恐滄海流橫吾其魚也况可冒衝風而乘奔波乎未若巖岫顧神娛心彭老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按林宗之言其知漢之不可救非其才之所辯審矣當仰膺商洛俯泛五湖追巢父於峻嶺尋漁父於滄浪若不能結蹤山客離羣獨往則當掩景淵渚韜鱗括囊而乃自西徂東席不暇溫欲慕孔墨悽悽之事聖者憂世周流四方猶爲退士所見譏彈林宗才非應期器不絕倫出不能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入不能彈毫屬筆祖

述六藝行自衒耀亦既過差收名赫赫受饒頗多然
卒進無補於治亂退無迹於竹帛觀傾視汨水泮草
靡未有異庸人也無故沉浮於波濤之間倒履於埃
塵之中遨集京邑交關貴游輪傾筴弊匪遑啟處遂
使聲譽翕熠秦胡景附巷結朱輪之軌堂列赤綬之
客輶車盈街載奏連車誠爲游俠之徒未合逸隱之
科也有道之世而臻此者猶不得復厠高潔之條貫
爲秘丘之俊民修茲在於危亂之運奚足多哉孰不
謂之闇於天人之否泰蔽於自量之優劣乎空背恬

默之塗竟無有爲之益不值禍敗蓋其幸耳以此爲
憂世念國希擬素王有似蹇足之尋龍騏斥鷃之逐
鴻鵠焦冥之方雲鵬鼉鼉之比巨象也然則林宗可
謂有耀俗之才無用守之質見無不了庶及大用符
采外發精神內虛不勝煩躁言行相伐口稱靜退心
希榮利未得立圃之棲禽九淵之潛靈也自衒自媒
士女之醜事也知其不可而猶徬尤師亞聖之器其
安在乎雖云知人知人之明乃唐虞之所難尼父之
所病夫以明金日月原始見終且猶有失不能常中

令一作合

况於林宗熒燭之明得失半解已爲不少矣然則名
稱重於當世美談盛於既沒故其所得者則世共傳
聞而所失者則莫之有識爾雖頗甄無名之士於草
萊指未剖之璞於丘園然未能進忠烈於朝廷立禦
侮於壇場解亡徵於倒懸折逆謀之競逐若鮑子之
推管生平仲之達穰苴林宗名振於朝廷敬於一時
三九肉食莫不欽重力足以拔才言足以起滯而但
養疾京輦招令賓客無所進致以匡危蔽徒能知人
不肯薦舉何異知沃壤之任良田識直木之中梁柱

粒一作米

而終不墾之以播嘉穀伐之以構梁棟奚解於不粒
何救於露居哉其距貢舉者誠高操也其走不休者
亦其疾也嵇生又曰林宗存爲一世之所式沒則遺
芳永播碩儒俊士未或指點而吾生獨評其短無乃
見嗤於將來乎

抱朴子曰曷爲其然哉苟吾言之允者當付之於後
後之識者何恤於寡和乎且前賢多亦譏之獨皇主
褒過耳故太傅諸葛公元遜亦曰林宗隱不修遁出
不益時實欲揚名養譽而已街談巷議以爲辯訕上

謗政以爲高時俗貴之歎然猶郭解原涉見趨於曩時也後進慕聲者未能考之於聖王之典論之於先賢之行徒惑華名咸競准的學之者如不及談之者則盈耳中人猶不覺童蒙安能知故零陵太守殷府君伯緒高才篤論之士也亦曰林宗入交將相出游方國崇私議以動衆關毀於朝廷其所欲則風騰雨驟改價易姿其所惡則摧頓陸沉士人不齒折其名賢遭亂隱遁含光匿景未爲遠矣君子行道以匡君也以正俗也于時君不可匡俗不可正林宗周旋清

欲一作善

談閭閻無救於世道之陵遲無解於天民之憔悴也又故中書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也亦曰夫遇治而贊之則謂之樂道遭亂而救之則謂之憂道亂不可救而避之則謂之守道虞舜樂道者也仲尼憂道者也微子守道者也漢世將傾世務交游林宗法當慨然虛心要同契君子共矯而正之而悽悽爲之雄伯非救世之宜也于時雖諸黃門六畜自寓耳其陳蕃竇武之徒雖鼎司牧伯皆貴重林宗信其言論臧否取定於匡危易俗不亦可冀乎而林宗旣不能薦有

爲之士立毫毛之益而遁逃不仕也則方之巢許廢職待客者則比之周公養徒避役者則擬之仲尼棄親依豪者則同之游夏是以世眩名實而大亂滋甚也若謂林宗不知則無以稱聰明若謂知之而不改則無以言憂道昔四豪似周公而不能爲周公今林宗似仲尼而不得爲仲尼也於是問者慨而嘆曰然則斯人乃避亂之徒非全隱之高也

彈禰卷第四十七

抱朴子曰漢末有禰衡者年二十有三孔文舉齒過

知命身居九列文學冠羣少長稱譽名位殊絕而友衡於布衣又表薦之於漢朝以爲宜起家作臺郎云惟嶽降神異人並出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其歎之如此衡游許下自公卿國士以下衡初不稱其官皆名之云阿某或以姓呼之爲其兒呼孔融爲大兒呼楊修爲小兒荀彧猶強可與語過此以往皆木梗泥偶似人而無人氣皆酒瓮飯囊耳百官大會衡時在坐忽顰顙悽愴哀歎慷慨或譏之曰英豪樂集非所歎也衡顧盼

歷視稠衆而答曰在此積尸列柩之間仁人安能不悲乎曹公嘗切齒欲殺之然無有八法應死之罪又惜有殺儒生之名乃謫作鼓吏衡了無悔情恥色乃縛角於柱口就吹之乃有異聲金搖鼙擊鼓聞者不知其一人也而論更劇而無所顧忌尋亡走投荊州牧劉表表欲作書與孫權討逆于時已全據江東帶甲百萬欲結輔車之援共距中國使諸文士立草盡思而不得表意乃示衡衡省之曰但欲使孫左右柱刀兒視之者此可用爾儻令張子布見此大辱人也

壞

卽摧壞投地表悵然有怪色謂衡曰爲子不中芸鋤乎惜之也索紙筆便更書之衆所作有十餘通衡凡一歷視之而已暗記書之畢以還表表以還主或有錄所作之本也以比較之無一字錯乃各大驚表乃請衡更作衡卽作成手不停輟表甚以爲佳而施用焉衡驕傲轉甚一州人士莫不憎恚而表亦不復堪欲殺之或諫以爲曹公名爲嚴酷猶能容忍衡少有虛名若一朝殺之則天下游士莫復擬足於荆楚者也表遂遣之衡走到夏口依將軍黃祖祖待以上賓

其一作之

祖大兒黃射與衡偕行過人墓下俱讀碑銘一過而去久之射曰前所視碑文大佳恨不寫也衡曰卿存其名耳我一覽尚記之卽爲暗書之未有一字石缺乃不分明衡與半字曰疑此當作某字恐不審也射省可難言行輕人密願榮顯是以高游鳳林不能幽翳蒿萊然修已駿刺迷而不覺故開口見憎舉足蹈禍齎如此之伎倆亦何理容於天下而得其死哉猶裊鳴孤嚙人皆不喜音響不改易處何益許下人物之海也文舉爲之主任荷之足爲至到於此不安已可知矣猶必死之病俞附越人無如何朽木鉛錐班輸歐冶所不能匠也而復走投荆楚間中陷極害此乃衡情蔽之効也蓋欲之而不能得非能得而弗用者也於戲才士可勿戒哉嵇生曰吾所惑者衡之虛名也子所論者衡之實病也敢不寤寐於指南投杖於折中乎

詰鮑卷第四十八

志五

鮑生敬言好老莊之書治劇辯之言以爲古者無君勝於今世故其著論云儒者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包卜子

卷之四

五

六

豈其皇天諄諄言亦將欲之者爲辭哉夫疆者凌弱則弱者服之矣智者詐愚則愚者事之矣服之故若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則隸屬役由乎爭疆弱而校愚智彼蒼天果無事也夫混茫以無名爲貴羣生以得意爲歡故剝柱刻漆非木之願拔鵠裂翠非鳥所欲促轡銜鑣非馬之性荷輓運重非牛之樂詐巧之萌任力違真伐根之生以飾無用捕飛禽以供華玩穿本完之鼻絆天放之脚蓋非萬物並生之意夫役彼黎烝養此在官貴者祿厚而民亦

困矣夫死而得生欣喜無量則不如向無死也讓爵辭祿以釣虛名則不如本無讓也天下逆亂焉而忠義顯矣六親不和焉而孝慈彰矣曩古之世無君無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泥然不繫恢爾自得不競不營無榮無辱山無蹊徑澤無舟梁川谷不通則不相并兼士衆不聚則不相攻伐是高巢不探深淵不漉鳳鸞栖息於庭宇龍鱗羣遊於園池饑虎可履虺蛇可執涉澤而鷗鳥不飛入林而狐兔不驚勢利不萌禍亂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設

萬物立同相忘於道疫癘不流民獲考終純白在育
機心不生含哺而熙鼓腹而遊其言不華其行不飾
安得聚歛以奪民財安得嚴刑以爲坑阱降及叔季
智用巧生道德既衰尊卑有序繁升降損益之禮飾
綬冕玄黃之服起土木於凌霄構丹雘於勢棹傾峻
搜寶泳淵採珠聚玉如林不足以極其變積金成山
不足以贍其費澶漫於滛荒之域而叛其大始之本
去古日遠背朴彌增尚賢則民爭名貴貨則盜賊起
見可欲則真正之心亂勢利陳則劫奪之塗開造刻

銳之器長侵割之患弩恐不勁甲恐不堅矛恐不利
盾恐不厚若無凌暴此皆可棄也故曰白玉不毀孰
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使夫桀紂之徒得燔人
辜諫者脯諸侯菹方伯剖人心破人脛窮驕淫之惡
用炮烙之虐若令斯人並爲匹夫性雖凶奢安得施
之使彼肆酷恣欲屠割天下由於爲君故得縱意也
君臣既立衆慝日滋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間愁勞於
塗炭之中人主憂慄於廟堂之上百姓煎擾乎困苦
之中閑之以禮度整之以刑罰是猶闢滔天之源激

不測之流塞之以撮壤障之以指掌也

抱朴子難曰蓋聞冲昧既闢降濁升清穹隆仰燾旁
泊俯停乾坤定位上下以形遠取諸物則天尊地卑
以著人倫之體近取諸身則元首股肱以表君臣之
序降殺之軌有自來矣若夫太極混沌兩儀無質則
未若玄黃剖判七耀垂象陰陽陶冶萬物羣分也由
茲以言亦知鳥聚獸散巢栖穴竄毛血是茹結草斯
服入無六親之尊卑出無階級之等威未若庇體廣
廈稻粱嘉旨黼黻綺紈御冬當暑明辟蒞物良宰巧

知作如

匠設官分職宇市穆如也貴賤有章則慕賞畏罰勢
齊力均則爭奪靡憚是以有聖人之作受命自天或
結罟以畋漁或瞻辰而鑽燧或嘗卉以選粒或構宇
以仰蔽備物致用去害興利百姓欣戴奉而尊之君
臣之道於是乎生安有詐愚凌弱之理三五迭興道
教遂隆辯章勸沮德盛刑清明良之歌作蕩蕩之化
成泰階既平七政遵度梧禽激響於朝陽麟虞覲靈
而來出龜龍吐藻於河湄景老摘耀於天路皇風振
於九域凶器戢乎府庫是以禮制則君安樂作而刑

厝也。若夫奢淫狂暴，出乎人已，豈必有君便應爾乎？而鮑生獨舉衰世之罪，不論至治之義，何也？且夫遠古質朴，蓋其未變，民尚童蒙，機心不動，譬夫嬰孩，智慧未萌，非爲知而不爲，欲而忍之也。若人與人爭草萊之利，家與家訟巢窟之地，上無治枉之官，下有重類之黨，則私鬪過於公戰，木石銳於干戈，交尸布野，流血絳路，久而無君，噍類盡矣。至於擾龍馴鳳，河圖洛書，或麟銜甲負，或黃魚波湧，或丹禽翔授，或回風三集，皆在有君之世，不出無王之時也。夫祥瑞之徵，

指發立極，或以表革命之符，或以彰至治之盛。若令有君不合天意，彼嘉應之來，孰使之哉？子若以混冥爲美乎？則乾坤不宜分矣。若以無名爲高乎？則八卦不當畫矣。豈造化有謬，而太昊之闡哉？雅論所尚，唯貴自然。請問夫識毋忘父，羣生之性也；拜伏之敬，世之未飾也。然性不可任，必尊父焉；飾不可廢，必有拜焉。任之廢之，子安乎？古者生無棟宇，死無殯葬，川無舟楫之器，陸無車馬之用，吞啖毒烈，以至殞斃，疾無醫術，枉死無限。後世聖人改而垂之，民到于命，賴其

後惠機巧之利未易敗矣。今使子居則反巢穴之陋，死則捐之中野，限水則泳之游之，山行則徒步負戴，棄鼎鉉而爲生臊之食，廢針石而任自然之病，裸以爲飾，不用衣裳，逢女爲偶，不假行媒。吾子亦將曰：不可也。況於無君乎？若令上世人如木石，玄冰結而不寒，穀糧絕而不饑者，可也。衣食之情，苟在其心，則所爭豈必金玉？所競豈必榮位？橡芋可以生鬪訟，藜藿足用致侵奪矣。夫有欲之性，萌於受氣之初，厚已之情，著於成形之日。賊殺并兼，起於自然，必也不亂，其

芋一作茅疑芋

理何居？夫明王在上，羣后盡規，坐以待旦，昧朝盱食，延誹謗以攻過，責昵屬之補察，聽輿謠以屬省，鑒履尾而夕惕，颺清風以掃穢，厲秋威以肅物，制峻網密，有犯無赦，刑戮以懲小罪，九伐以討大慙，猶懼豺狼之當路，感彝倫之不叙，憂作威之凶家，恐姦宄之害國，故嚴司鷹揚，以彈違，虎臣杖鉞於方嶽，而狂狻之莫變，世乏之而命放之，使無所憚，則盜跖將橫行，以掠殺而良善端拱以待禍，無主所訴，無疆所憑，而冀家爲夷齊，人皆柳惠，何異負豕而欲無臭，憑河而欲

不濡無轡策而御奔馬棄施檣而乘輕舟未見其可也鮑生又難曰夫天地之位二氣範物樂陽則雲飛好陰則川處承柔剛以卒性隨四八而化生各附所安本無尊卑也君臣既立而變化遂滋夫獺多則魚擾鷹衆則鳥亂有司設則百姓困奉上厚則下民貧壅崇寶貨飾玩臺榭食則方丈衣則龍章內聚曠女外多鰥男採難得之寶貴竒怪之物造無益之器恣不已之欲非鬼非神財力安出哉天穀帛積則民有饑寒之儉百官備則坐靡供奉之費宿衛有徒食之

衆百姓養游手之人民乏衣食自給已劇况加賦歛重以苦役下不堪命且凍且饑冒法斯濫於是乎在王者憂勞於上台鼎輦輿於下臨深履薄懼禍之及恐智勇之不用故厚爵重祿以誘之恐姦釁之不虞故嚴城深池以備之而不知祿厚則民墮而臣驕城嚴則役重而攻巧故散鹿臺之金發鉅橋之粟莫不懽然况乎本不聚金而不歛民粟乎休牛桃林放馬華山載戢干戈載橐弓矢猶以爲太况乎本無軍旅而不戰不成乎茅茨土階棄織拔葵雜囊爲幃濯裘

布被妾不衣帛馬不秣粟儉以率物以爲美談所謂盜跖分財取少爲讓陸處之魚相煦以沫也夫身無在公之役家無輸調之費安土樂業順天分地內足衣食之用外無勢利之爭操杖攻劫非人情也象刑之教民莫之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豈彼無利性而此專貪殘蓋我清靜則民自正下疲怨則智巧生也任之自然猶慮凌暴勞之不休奪之無已田蕪倉虛杼柚之空食不充口衣不周身欲令勿亂其可得乎所以救禍而禍彌深峻禁而禁不止也關梁所以禁

猾

非而猾吏因之以爲非焉衡量所以檢僞而邪人因之以爲僞焉大臣所以扶危而姦臣恐主之不危兵革所以靜難而寇者盜之以爲難此皆有君之所致也民有所利則有爭心富貴之家所利重矣且夫細人之爭不過小小匹夫校力亦何所至無疆土之可貪無城郭之可利無金寶之可欲無權柄之可競勢不能以令徒衆威不足以驅異人孰與王赫斯怒陳師鞠旅推無讐之民攻無罪之國僵尸則動以萬計流血則漂橈丹野無道之君無世不有肆其虐亂天

下無邦、忠良見害於內、黎民暴骨於外、豈徒小小爭奪之患邪、至於移父事君、廢孝爲忠、申令無君、亦同有之耳、古之爲屋、足以蔽風雨、而今則被以朱紫、飾以金玉、古之爲衣、足以掩身形、而今則立黃黼、黻、綺羅、紈、古之爲樂、足以定人情、而今則煩手淫聲、驚魂傷和、古之飲食、足以充饑膚、而今則焚林漚淵、宰割羣生、豈可以事之有過而都絕之乎、若令唐虞在上、稷禹贊事、卑宮薄賦、使民以時、崇節檢之清風、肅玉食之明禁、質素簡約者貴而顯之、亂化侵民者黜而戮之、則頌聲作而黎庶安矣、何必慮火災而壞屋室、畏風波而填大川乎、

抱朴子曰、鮑生貴上古無君之論、余旣駁之矣、後所答余文多不能盡載、余稍條其論、而牒詰之云、鮑生曰、人君採難得之寶、聚奇怪之物、飾無益之用、厭無已之求、

抱朴子詰曰、請問古今帝王盡採難得之寶、聚奇怪之物乎、有不爾者也、今聞唐堯之爲君也、捐金於山、虞舜之禪也、捐璧於谷、蔬食菲服、方之監門、其不竭

淵剖珠傾巖刊玉鑿石鑠黃白之鑛越海裂翡翠之羽網璫琕於絕域掘丹青於嶠漢亦可知矣夫服章無殊則威重不著名位不同則禮物異數是以周公辯貴賤上下之典式宮室居處則有堵雉之限冠蓋旌旗則有文物之飾車服器用則有多少之制庖厨供羞則有法膳之品年凶災青又減撤之無已之慾不在有道子之所云可以聲桀紂之罪不足以定雅論之證也鮑生曰人君後宮三千豈皆天意穀帛積則民饑寒矣

抱朴子詰曰王者妃妾之數聖人之所制也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其德與天地合豈徒異哉夫豈徒欲以順情盈慾而已乎乃所以佐六宮理陰陽教肅宗奉祖廟祇承大祭供立統之服廣本支之路且案周典九土之記及漢氏地理之書天下女數多於男焉王所宗豈足以逼當娶者哉姬公思之似已審矣帝百僚以藉田后妃將命婦以蠶織下及黎庶農課有限力佃有賞怠惰有罰十一而稅以奉公用家有備凶之儲國有九年之積各得順天分地不奪其時

調薄役希民無饑寒衣食既足禮讓以興昔文景之世百姓務農家給戶豐官倉之米至腐赤不可勝計然而士庶猶侯服鼎食牛馬蓋由於賦歛有節不足損下也至於季世官失佃課之制私務浮末之業生穀之道不廣而游食之徒滋多故上下同之而犯非者衆鮑生乃歸咎有君未若譏采擇之過限刺農課之不實責牛飲之三千貶履畝與太半但使後宮依周禮租調不橫加斯則可矣必無君乎夫一日晏起則事有失所卽鹿無虞維入于林中安可終已靡所

宗統則君子失所仰凶人得其志網踈猶漏可都無網乎鮑生曰之人生也衣食已劇况又加之以收賦重之以力役饑寒並至下不堪命冒法犯非於是乎生抱朴子詰曰蜘蛛張網蚤虱不餒使人智巧役用萬物食口衣身何足劇乎但患富者無知止之心貴者有無限之用耳豈可以一蹶之故而終身不行以桀紂之虐思乎無主也但言主事彌張賦歛之重於往古民力之疲於末務饑寒所緣以譏之可也而言有役有賦使國亂者請問唐虞昇平之世三代有道之

時爲無賦役以相供奉元首股肱躬耕以自給耶鮑生乃唯知饑寒金至莫能固窮獨不知衣食金足而民知榮辱乎鮑生曰王者臨深履尾不足喻危假寐待旦日昃旰食將何爲懼禍及也

抱朴子難曰審能如此乃聖主也王者所病在乎驕奢賢者不用用者不賢夏癸指天日以自喻秦始皇憂萬世之同謚故致傾亡取笑將來若能懼危夕惕廣納規諫詢芻蕘以待聽養黃髮以乞言何憂機事之有違何患百揆之不堪夫戰兢則藝倫叙怠荒則姦宄作豈況無君能無亂乎鮑生曰王者歛想奇瑞引誘幽荒欲以崇德邁威厭耀朱服白雉玉環何益齊民乎

抱朴子詰曰夫王者德及天則有天瑞德及地則有地應若乃景星摘光以佐望舒之耀冠日含采以表羲和之晷靈禽嚙喈於阿閣金象焜焜乎清沼此豈卑辭所致厚幣所誘哉王莽姦猾包藏禍心文致太平誑眩朝野貺遺外域使送瑞物豈可以此謂古皆然乎夫見盈丈之尾則知非咫尺之軀覩尋仞之牙

則知非徑寸之口故王母之遣使明其玄化通靈無
遠不懷也越裳之重譯足知惠沾殊方化被無外也
夫絕域不可以力服蠻貊不可以威攝自非至治焉
能然哉何者鮑生謂爲不用夫周室非乏玉而須王
母之環以爲富也非儉膳而竭越裳之雉以充庖也
所以貴之者誠以斯爲太平則上無苛虐之政矣孰
多於斯而云不用無益於齊民源遠體大固未易見
鮑生之言不亦宜乎鮑生曰人君恐姦孽之不虞故
嚴城以備之也

抱朴子詰曰侯王設險大易所貴不審嚴城何譏焉
爾夫兩儀肇闢萬物化生則邪正存焉爾夫聖人知
凶醜之自然下愚之難移猶春陽之不能榮枯朽炎
景之不能鑠金石冶容慢藏誨淫召盜故取法乎習
坎備豫於未萌重門有擊析之警治戎遏暴客之變
而欲除之其理何居兕之角也鳳之距也天實假之
何必日用哉蜂蠆挾毒以衛身智禽啣蘆以扞網獲
曲共穴以備徑至之鋒水牛結陣以却虎豹之暴而
鮑生欲棄甲冑以進利刃墮城池以正衝鋒若令甲

胄既捐而利刃不住城池既壞而衝鋒猶集公輸墨翟猶不自全不審吾生計將安出乎或曰苟無可欲之物雖無城池之固敵亦不來者也

抱朴子答曰夫可欲之物何必金玉錐刀之末愚民競焉越人之大戰由乎分蟬虵之不均吳楚之反兵起乎一株之桑葉饑荒之世人人相食素手裸跣遠則甫侯子羔近則于公釋之探情審罰剖毫析芒受戮者吞聲而歌德刑剗者沒齒無怨言此皆非無君之時也昔有鰥在下而四嶽不蔽明揚仄陋而元凱

怨

畢舉或投屠刀而排金門或釋版築而躡玉堂或委芻豢而登卿相或自亡命而爲上將伯柳達讎人解狐薦怨家方回叩頭以致士禽息碎首以推賢敢問於時有君否耶又云田蕪廩虛皆由有君夫君非塞田之蔓草臣非耗倉之雀鼠也其蕪其虛卒由厯運水旱疫癘以臻凶荒豈在賦求令其然乎至於八政首食謂之民天后稷躬稼有虞親耕豐年多黍多稌我庾惟億民食其陳陌渠開而斥鹵膏壤邵父起陽陵之陂而積穀爲山叔敖剗期思而家有腐粟趙過

造三犁之巧而關右以豐任廷教九真之佃而黔庶殷飽此豈無君之時乎

知止卷第四十九

志六

抱朴子曰禍莫大於無足福莫厚乎知止抱盈居冲者必全之算也宴安盛滿者難保之危也若夫善卷巢許管胡之徒咸蹈雲物以高鶩依龍鳳以竦迹覘韜鋒於香餌之中悟覆車乎來軻之路違險塗以避濟故能免詹何之釣緝可謂善料微景於形外觀堅冰於末霜徙薪曲突於方熾之火纚舟弭楫於衝風

未一作未

避一作避

豈一作皆

之前瞻九牯而深沉望密蔚而曾逝不託巢於葦苕之末不偃寢乎崩山之崖者也斯豈器大量弘審機識致凌儕獨往不牽常慾神參造化心遺萬物可欲不能薑介其純粹近理不能耗滑其精誠苟無若人之自然誠難企及乎絕軌也徒令知功成者身退慮勞大者不賞狡兎訖則知獵犬之不用高鳥盡則覺良弓之將棄鑒彭韓之明鏡而念抽簪之術覩越種之閭則識金象之貴若范公汎艘以絕景薛生遜亂以全潔二疏投印於方盈田豫釋綬於漏盡進脫亢

則而一作机則

悔之咎退無濡尾之吝清風足以揚千載之塵德音
足以祛將來之惑方之陳寶不亦邈乎或智小敗於
謀大或輟弱折於載重或獨是陷於衆非或盡忠計
於兼會或倡高算而受晁錯之禍或竭心力而遭吳
起之害故有跼高踣厚猶不免焉公旦之放仲尼之
行賈生遜擯於下土子長熏骨乎無辜樂毅平齊伍
員破楚白起以百勝拓疆文子以九術霸越韓信功
蓋於天下黥布滅家以佐命榮不移晷辱以及之不
避其禍豈智者哉爲臣不易豈將一塗要而言之決

在擇主我不足賴其驗如此告退避賢潔而且安美
名厚實禍莫大焉能修此術萬有一焉吉凶由人可
勿思乎逆耳之言樂之者希獻納斯榮將速身禍救
誹謗其不暇何信受之可必哉夫贈繳紛紜則鴛鴦
徊翔坑穽充蹊則麟虞歛迹情不可極欲不可滿達
人以道制情以計遣慾爲謀者猶宜使忠况自爲策
而不詳哉蓋知足者常足不知足者無足也常足者
福之所赴也無足者禍之所鍾也生生之厚殺我生
生矣宋氏引苗郢人張華誠欲其快而實速萎裂知

杖一作伏

進忘退斯之以乎夫策奔而不止者鈔不傾墜凌波而無休者希不沉溺弄刃不息者傷刺之由也斫擊不輟者缺毀之原也盈則有損自然之理周廟之器豈欺我哉故養由之射行人識以弛弦東野之御顏子知其方敗成功之下未易久處也夫飲酒者不必盡亂而亂者多焉富貴者豈其皆危而危者有焉智者料事於倚杖之表伐木於毫末之初吐高言不於累棊之際議治喪不於群狐之中古人狎狂爲愚豈所樂哉時之宜然不獲已也亦有深逃而陸遭濤波

朕一作朕

幽遁而水被焚燒若龔勝之絕粒以殞命李業煎臈以吞醢由乎迹之有朕景之不滅也若使行如蹈水身如居陰動無遺蹤可尋靜與無爲爲一豈有斯患乎又况乎揭日月以隱形骸擊建鼓以徇利器者哉夫值明時則優於濟四海遇險世則劣於保一身爲此永慨非一士也吾聞無熾不滅靡溢不損煥赫有委灰之兆春草爲秋瘁之端日中則昃月盈則蝕四時之序成功者退遠取諸物則構高崇峻之無限則頽壞惟憂矣近取諸身則嘉膳旨酒之不節則結疾

昃

傷性矣。况乎其高概雲霄而積之猶不止其威震人主而加崇又不息者乎。蚊蚋墮山適足翱翔兕虎之墜碎而爲殣此言大物不可失所也。且夫正色彈違直道而行打撲干紀不慮讐隙則怨深恨積若舍法容非囑託如響吐剛茹柔委曲繩墨則思喪敗居此地者不亦勞乎。是以身名並全者甚希而折足覆餗者不乏也。然而入則蘭房窈窕朱帷組帳文茵兼舒於華第艷容燦爛於左右輕體柔聲清歌妙舞宋蔡之巧陽阿之妍口吐採菱延露之曲足躡淶水七槃

之節和音悅耳冶姿娛心密宴繼集醺醪不撤仰登綺閣俯映清淵遊果林之丹翠戲蕙圃之芬馥文鱗鱗潛朱羽頡頏飛繳墮雲鴻沉輪引魴鯉遠珍不索而交集玩弄紛華不求而自至出則朱輪耀路高蓋接軫丹旗雲蔚麾節翕赫金口嘈囂戈甲璀璨得意託於後乘嘉旨盈乎屬車窮遊觀之娛極畋漁之懽聖明之譽滿耳而入諂悅之言異口同辭于時眇然意蔑古人謂伊呂管晏不足也豈覺崇替之相爲首尾哀樂之相爲朝暮肯謝貴盛乞骸骨背朱門而反

丘園哉若乃聖明在上大賢讚事百揆非我則不叙
兆民非我則不濟高而不以危爲憂滿而不以溢爲
慮者所不論也

窮達卷第五十

或問一流之才而或窮或達其故何也俊逸繫滯其
有憾乎抱朴子答曰夫器業不異而有抑有揚者無
知已也故否泰時也通塞命也審時者何怨於沉潛
知命者何恨於卑瘁乎故沉閭淳鈞精勁之良也而
不以擊則朝菌不能斷焉珎華黎綠連城之寶也委

之泥濘則瓦礫積其上焉故可珍而不必珍也可用
而不必見用也庸俗之夫闇於別物不分朱紫不辯
菽麥唯以達者爲賢而不知僥求者之所達也唯以
窮者爲劣而不詳守道者之所窮也且夫懸象不麗
天則不能揚大明灼無外嵩岱不託地則不能竦峻
極概雲霄兎足因夷塗以騁迅龍艘汎激流以效速
離光非燧人不熾楚金非歐冶不剡豐華俟發春而
表艷棲鴻待衝飈而輕戾四嶽不明揚則有鰥不登
庸牙不推賢則夷吾不式厚穰苴賴平仲以超蹕韓

淮陰因蕭公以鷹揚雋生由勝之之談曲逆緣無知之薦元直起龍縈之孔明公瑾籍貢卧之興霸故能美名垂於帝籍弘勲著於當世也漢之末年吳之季世則不然焉舉士也必附已者爲前取人也必多黨者爲決而附已者不必足進之器也同乎我故不能遺焉而多黨者不必逸羣之才也信衆口故謂其可焉或信此之庸猥而不能遣所念之近清或適彼之英異而不能平心於至公於是釋銓衡而以疏數爲輕重矣棄度量而以綸集爲多少矣于時之所謂雅

人高韻秉國之鈞黜陟決已褒貶由口者尠哉免乎斯累也又況於胷中卒有憎獨立疾非黨忌勝已忽寒素者乎悲夫邈俗之士不羣之人所以比肩不遇不可勝計或抑頓於藪澤或立朝而斥退也蓋修德而道不行藏器而時不會或俟河清而齒已沒或竭忠勤而不見知遠用不騁於一世勲澤不加於生民席上之珍鬱於泥濘濟物之才終於無施操築而不值武丁抱竿而不遇西伯自伯曩迄今將有何限而獨悲之不亦陋哉瞻徑路之遠而恥由之知大道之否而

不改之齊通塞於一塗付榮辱於自然者豈懷悵悶於知希興永歎於川逝乎疑其有憾是未識至人之心也小年之不知大年井跬之不曉滄海自有來矣

重言卷第五十一

抱朴子曰余有人玄泊先生者齒在志學固已窮覽六畧旁綜河洛晝競羲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餘輝道靡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測以儒道爲城池以機神爲干戈故談者莫不望塵而銜璧文士寓目而格

泊一作怕下同

筆俄而悟智者之不言覺守一之無咎意得則齊筌蹄之可棄道乖則覺唱高而和寡於是奉老氏多敗之戒思金人三緘之義括鋒穎而如納韜修翰子管含金懷玉抑謚華辯終日彌夕或無一言門人進曰先生默然小子胡述且與庸夫無殊焉竊謂號鍾不鳴則不異於積銅浮磬息音則未別乎聚石也玄泊先生答曰吾特收遠名於萬代求知已於將來豈能競見知於今日標格於一時乎陶甄以盛酒雖美不見酣身卑而言高雖是不見信徒卷舌而竭聲將何

救於流遁。古人六十笑五十九。不遠迷復。乃覺有以也。夫玉之堅也。金之剛也。水之冷也。火之熱也。豈須自言。然後明哉。且八音九奏。不能無長短之病。養由百發。不能止將有一失之疏。翫憑河者。數溺於水。好劇談者。多漏於口。伯牙謹於操絃。故終無煩手之累。儒者敬其辭令。故終無樞機之辱。淺近之徒。則不然焉。辯虛無之不急。爭細事以費言論。廣修堅白無用之說。訟諸子非聖。過正之書。損教益惑。謂之深遠。委棄正經。競治邪學。或與闇見者。較唇吻之勝負。爲不識

此一作前

者。吐清高之談。對此非敵力之人。旁無賞解之客。何異奏雅樂於木梗之側。陳玄黃於土偶之前哉。徒口枯氣乏。雄抗抵掌。斤斧缺壞。而繁節不破。勃然戰色。而垂忤愈遠。致令恚容喪顏。醜言自口。偷薄之變生乎其間。既玷之謬。不可救磨。未若希聲以全大音。約說以俟識者矣。

自叙卷第五十二

志七

抱朴子者。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其先葛天氏。蓋古之有天下者也。後降爲列國。因以爲姓焉。

洪曩祖爲荊州刺史王莽之篡君恥事國賊棄官而歸與東郡太守翟義共起兵將以誅莽爲莽所敗遇赦免禍遂稱疾自絕於世莽以君宗強慮終有變乃徙君於瑯琊君之子浦廬起兵以佐光武有大功光武踐祚以廬爲車騎又遷驃騎大將軍封下邳僮縣侯食邑五千戶開國初侯之弟隨侯征討屢有大捷侯比上書文爲訟功而官以文私從兄行無軍名遂不爲論侯曰弟與我同冒矢石瘡痍周身傷失右眼不得盡寸之報吾乃重金累紫何心以安乃自表乞

轉封於弟書至上請報漢朝欲成君高義故特聽焉文辭不獲已受爵卽弟爲驃騎營立宅舍於博望里于令基兆石礎存焉又分割租秩以供奉吏士給如二君焉驃騎殷勤止之而不從驃騎曰此更煩役國人何以爲讓乃託他行遂南渡江而家于句容與弟躬耕以典籍自娛又累使奉迎驃騎驃騎終不還又令人守護博望宅舍以冀驃騎之反至于累世無居之者洪祖父學無不涉究測精文藝之高一時莫倫有經國使才仕吳歷宰海鹽臨安山陰縣入爲吏部

侍郎御史中丞廬陵太守吏部尚書太子少傅中書
大鴻臚侍中光祿勳輔吳將軍封吳壽縣侯洪父以
孝友聞行爲士表方冊所載罔不窮覽仕吳五官郎
中正建城南昌二縣令中書郎建尉平中護軍拜會
稽太守未辭而晉軍順流西境不守博簡秉文經武
之才朝野之論僉然推君於是轉爲五郡起警大都
督給親兵五千總統征軍戍遏疆場天之所壞人不
能支故主欽若九有同實君以故官赴除郎中稍遷
至太中大夫歷位大中脞鄉令縣戶二萬舉州最治

德化尤異恩洽刑清野有頌聲路無姦跡不佃公田
越界如市秋毫之贈不入于門紙筆之用皆出私財
刑厝而禁止不言而化行以疾去官發詔見用爲吳
郎中令正色弼違進可替否舉善彈枉軍國肅雍遷
邵陵太守卒於官洪者君之第三子也生晚爲二親
所嬌嬈不早見督以書史年十有三而慈父見背夙
失庭訓饑寒困瘁躬執耕耜承星履草密勿疇襲又
累遭兵火先人典籍蕩盡農隙之暇無所讀乃負笈
徒步行借又卒於一家少得全部之書益破功日伐

寓一作寫

新賣之以給紙筆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藝文常乏紙每所寓反覆有字人尠能讀書也年十六始讀孝經論語詩易貧乏無以遠尋師友孤陋寡聞明淺思短大義多所不通但貪廣覽於衆書乃無不暗誦精持會所披涉自正經諸吏百家之言下至短雜文章近萬卷旣性闇善忘又少文意志不專所識者甚薄亦不免惑而著述時猶得有所引用竟不成純儒不中爲傳授之師其河洛圖緯一視便止不得留意也不喜星書乃算術九宮三基

及

史

太乙飛符之屬人了不從焉由其若人而少氣味也晚學風角望氣三元遁甲六壬太乙之法粗知其旨又不研精亦計此輩率是爲人用之事同出身情無急以此自勞役不如省子書之有益遂又廢焉案別錄藝文志衆有萬三千二百九十九卷而魏代以來羣文滋長倍於往者乃自知所未見之多也江表書籍通同不具昔故詣京師索奇異而正值大亂半道而還每具嘆恨今齒近不惑素志衰頽但念損之又損爲乎無爲偶耕數澤苟存性命耳博涉之業於是

抱朴子
卷之四
日沮矣。洪之爲人也，而駸野，性鈍口訥，形貌醜陋，而終不辯，自矜飾也。冠履垢弊，衣或藍縷，而或不恥焉。俗之服用，俄而屢改，或忽廣領而大帶，或身促而修袖，或長裾曳地，或短不蔽脚。洪期於守常，不隨世變，言則率實，杜絕嘲戲，不得其人，終日默然。故邦人咸稱之爲抱朴之士。是以洪著書，因以自號焉。洪稟性，底羸兼之多疾，貧無車馬，不堪徒行，行亦性所不好。又患弊俗捨本逐末，交游過差，故遂撫筆閑居，守靜華門，而無趨所之從。至於權豪之徒，雖在密跡，而莫

常一作長

或相識焉。衣不辟寒，室不免漏，食不充虛，名不出戶，不能憂也。貧無僮僕，籬落頓決，荆棘叢於庭宇，蓬莠塞乎階雷。披榛出門，排草入室，論者以爲意遠忽近，而不怒其乏役也。不曉謁，以故初不修見官常。至於弔大喪，省困疾，乃心欲自勉強，令無不必至，而居疾少捷，恒復不周。每見譏責於論者，洪引咎而不恤也。意苟無餘，而病使心違，顧不媿已而已。亦何理於人之不見亮乎？唯明鑒之士，乃恕其信。抱朴非以養高也。世人多慕豫親之好，推闡至之密，洪以爲知人甚

未易上聖之所難浮雜之交口合神疵無益有損雖不能如朱公叔一旦絕之且必須清澄詳悉乃處意焉又爲此見憎者甚衆而不改也馳逐苟達側立勢門者又共疾洪之異於已而見疵毀謂洪爲傲物輕俗而洪之爲人信心而行毀譽皆置於不聞至患近人或恃其所長而輕人所短洪忝爲儒者之末每與人言常度其所知而論之不强引之以造彼所不聞也及與學士有所辯識每舉剛領若值惜短難解心家但粗說意之與向使足以發悟而已不致苦理使

綱

彼率不得自還也彼靜心者詳而思之則多自覺而得之者焉度不與言者雖或有問常辭以不知以免辭費之過也洪性深不好于煩官長自少及長曾救知己之抑者數人不得有言於在位者然其人皆不知洪之恤也不忍見其陷於非理密自營之耳其餘雖親至者在事秉勢與洪無識者終不以片言半字少累之也至於糧用窮匱急合湯藥則喚求朋類或見躋亦不讓也受人之施必皆久久漸有以報之不令覺也非類則不妄受其饋致焉洪所食有旬日之

儲則分以濟人之乏若殊自不足亦不割已也不爲皎皎之細行不治察察之小廉村里凡人之謂良善者用時或齋酒殺候洪雖不儔匹亦不拒也後有以答之亦不登時也洪嘗謂史雲不食於昆弟華生治潔於昵客益邀名之僞行非廊廟之遠量也洪尤疾無義之人不勤農桑之本業而慕非義之姦利持鄉論者則賣選舉以取謝有威勢者則解符疏以索財或有罪人之賂或枉有理之家或爲逋逃之藪而饗亡命之人或挾使民丁妨以公役或強收錢物以求

括一作括

貴價或占錮市肆奪百姓之利或割人田地劫孤弱之業怙恫官府之間以窺括剋之益內以誇妻妾外以釣名位其如此者不與交焉由是俗人憎洪疾已自然疏絕故巷無車馬之跡堂無異志之賓庭可設雀羅而几筵積塵焉洪自有識逮以將老口不及人之非不說人之私乃自然也雖僕豎有所短所羞之事不以戲之也未嘗論評人物之優劣不喜訶譴人交之好惡或爲尊長所逼問辭不獲已其論人也則獨舉彼體中之勝事而已其論文也則撮其所得之

佳者而不指摘其病累故無毀譽之怨貴人時或問
官吏民甲乙何如其清高閑能者洪指說其快事其
貪暴闇塞者對以偶不識悉洪由此頗見譏責以顧
護太多不能明辯臧否使皂白區分而洪終不敢改
也每見世人有好論人物者比方倫匹未必當允而
褒貶與奪或失准格見譽者自謂已分未必信德也
見侵者則恨之入骨劇於血讎洪益以爲戒遂不復
言及士人矣雖門宗子弟其稱兩皆以付邦族不爲
輕乎其價數也或以譏洪洪答曰我身在我者也法

當易知設令有人問我使自比古人及同時令我自
求輩則我實不能自知可與誰爲匹也况非我安可
爲取評定之耶漢末俗弊朋黨分部許子將之徒以
口舌取戒爭訟論議門宗成讎故汝南人士無復定
價而有月旦之評魏武帝深亦疾之欲取其首爾乃
奔波亡走殆至屠滅前鑒不遠可以得師矣且人之
未易知也雖父兄不必盡子弟也同於我者遠是乎
異於我者遽非乎或有始無卒唐堯公旦仲尼季札
皆有不全得之恨無以近人信其嘵嘵管見熒燭之

明而輕人評物是皆賣彼上聖大賢乎昔大安中石冰作亂六州之地村鎮業靡違正黨逆義軍大都督邀洪爲將兵都尉累見敦迫暨桑梓恐虜禍深憂大古人有急疾之義又畏軍法不敢任志遂募合數百人與諸軍旅進會攻賊之別將破之日錢帛山積珍玩蔽地諸軍莫不放兵收拾財物繼轂連檐洪獨約令所領不得妄離行陣士有據得衆者洪卽斬之以徇於是無敢委杖而果有伏賊數百出傷諸軍諸軍悉發無部隊人馬皆負重無復戰心遂致驚亂死傷

傷一作蕩

狼藉殆欲不振獨洪軍整齊轂帳無所損失以救諸

軍之大崩洪有力焉後別戰斬賊小帥多獲甲首而獻捷幕府於是大都督加洪伏波將軍例給布百疋諸將多封閉之或送還家而洪分賜將士及施知故之貧者餘之十匹又徑以市肉酤酒以饗將吏于時竊擅一日之美談焉事平洪投戈釋甲徑詣洛陽欲廣尋異書了不論戰功竊慕魯連不受聊城之金包胥不納存楚之賞成功不處之義焉正遇上國大亂比道不通而陳斂又反於江東歸塗隔塞會有故人

比一作北

譙國嵇居道見用爲廣州刺史乃表請洪爲參軍雖
非所樂然利可避地於南故黽勉就焉見遣先行催
兵而居道於後遇害遂停廣州頗爲節將見邀用皆
不就永惟富貴可以漸得而不可頓合其間屑屑亦
足以勞人且榮位勢利譬如寄客旣非常物又其去
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絕赫赫者滅有若春華須臾凋
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憂懼競戰不可勝
言不足爲也且自度性篤懶而才至短以篤懶而御
短才雖翕肩屈膝趨走風塵猶必不辨大致名位而

免患累況不能乎未若修松喬之道在我而已不由
於人焉將登名山服食養性非有廢也事不兼濟自
不絕棄世務則曷緣修習玄靜哉且知之誠難以不
得借問而與人議也是以車馬之跡不經貴世之域
片字之書不交在位之家又士林之中雖不可出而
見造之賓意不能拒妨人所作不得專一乃嘆曰山
林之中無道也而古之修道者必入山林誠欲以違
遠譴譁使心不亂也今將遂本志委桑梓適嵩岳以
尋方平梁公之軌先所作子書內外篇幸已用功夫

聊復撰次以示

來者

云爾洪年十五六時所作詩賦雜

文當時自謂可行至于弱冠更詳省之殊多不稱意
天才未必爲增也直所覽差廣而覺妍媸之別於是
大有所製棄十不存一今除所作子書但雜尚餘百
卷猶未盡損益之理而多慘憤不遑復料護之他人
文成手便快意余才鈍思遲實不能示作文章每一
更字輒自轉勝但患懶又所作多不能數省之耳洪
年二十餘乃計作細碎小文妨棄功日未若立一家
之言乃草創子書會遇兵亂流離播越有所亡失連

一本下同字缺

在道路不復投筆十餘年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內篇
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頌詩賦百卷軍書檄移章表
箋記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爲神僊傳十卷又撰
高尚不仕者爲隱逸傳十卷又抄五經七史百家之
言兵事方伎短雜奇要三百一十卷別有目錄其內
篇言神僊方藥鬼悸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却禍之事
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間臧否屬儒家洪見魏
文帝典目自叙未及彈棋擊劍之事有意於畧說所
知而實不數少所便能不可虛自稱揚今將具言所

不閑焉。洪體鈍性，鴛寡所玩好。自總髮垂髻，文擲瓦手，搏不及兒童之羣，未嘗闕鴛走狗馬，見人博戲，了不目盼。或強牽引觀之，殊不入神。有若晝睡，是以至今不知棋局上，有幾道樗蒲齒名。亦念此輩未伎亂意思而妨日月，在位有損政事。儒者則廢講誦，凡民則忘稼穡。商人則失貨財，至於勝負未分，交爭都市，心熱於中，顏愁於外，名之爲樂，而實煎悴喪廉恥之操。興爭競之端，相取重貨，密結怨隙。昔宋閔公、吳太子致碎首之禍，生叛亂之變，覆滅七國，幾傾天朝。作

莊一作者
人一作者

戒百代，其鑒明矣。每觀戲者，慙恚交集，手足相及，醜言相加，絕交壞友，往往有焉。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多召悔矣，不足爲也。仲尼雖有晝寢之戒，以洪較之，洪實未許其賢於晝寢。何者？晝寢但無益而未有怨恨之憂，闕訟之變。聖人猶韋編三絕，以勤經業。凡才近人，安得兼修？惟諸戲盡不如示一尺之書，故因本不喜而不爲。益此俗人所親焉。少嘗學射，但力少不能挽強，若顏高之弓耳。意爲射旣在六藝，又可以禦寇辟劫及取鳥獸，是以習之。昔在軍旅，曾手射追騎，應

剄殺二賊一馬遂以得免死又曾受刀楯及單刀雙戟皆有口訣要術以待取人乃有秘法其巧入神若以此道與不曉者對便可以當全獨勝所向無前矣晚又學七尺杖術可以入白刃取大戟然亦是不急之末學知之譬如麟角鳳距何必用之此已往未之或知洪少有定志決不出身每覽巢許子州比人石戶二姜兩表法真子龍之傳當廢書前席慕其爲人念精治五經著一部子書令後世知其爲文儒而已後州郡及車騎大將軍辟皆不就薦名瑯琊王丞相

府昔起義兵賊平之後了不修名詣府論功主者永無賞報之冀晉王應天順人撥亂反正結皇綱於垂絕修宗廟之廢祀念先朝之滯賞並無報以勸來洪隨例就彼庚寅詔書賜爵關中侯食句容之邑二百竊詔討賊以救桑梓勞不足錄金紫之命非其始願本欲遠慕魯連近引田疇上書固辭以遂微志適有大例同不見許昔仲由讓應受之賜而沮爲善醜虜未夷天下多事國家方欲明賞必罰以彰憲典小子豈敢苟潔區區之懦志而距弘通之大制故遂息意

而恭承詔命焉。洪既著自叙之篇，或人難曰：昔王充年在耳順，道窮望絕，懼身名之偕滅，故自紀終篇。先生以始立之盛，值乎有道之運，方將解申公之束帛，登枚生之蒲輪，耀藻九五絕聲，昆吾何憾芬芳之。不揚而務老生之彼務。洪答曰：夫二儀彌邈，而人居若寓，以朝菌之耀秀，不移晷而殄瘁，類春華之暫榮，改旬而凋墜。雖飛颺之經霄，激電之乍照，未必速也。夫期頤猶奔星之騰爛，黃髮如激箭之過隙，況或未明而殞，籜逆秋而零瘁者哉？故項子有含穗之嘆，揚

鳥有夙折之哀。歷覽遠古逸倫之士，或以文藝而龍躍，或以武功而虎踞，高勲著於明府，德音被乎管絃。形器雖沉鑠於淵壤，美談飄飄而日載，故雖千百代猶穆如也。余以庸陋，况抑婆娑，用不合時，行舛於世。發音則響與俗乖，抗足則跡與衆迕，內無金張之援，外乏彈冠之友，循塗雖坦而足無騏驎，六虛雖曠而翼非大鵬，上不能鷹揚匡國，下無以顯親垂名，美不寄於良史，聲不附乎鍾鼎。故因著述之餘而爲自叙之篇，雖無補於窮，亦賴將來之有述焉。

青淵文庫

第 第 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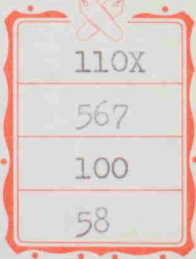
架 號 冊

抱朴子

卷之四

亥

夕



110X
567
100
58